



釋佛名號

智銘

——「大智度論」集粹之三——

佛之名號甚多，且多爲音譯，爲使佛弟子知佛名號真義，大智度論一一釋義如次：

「婆伽婆」——「婆伽」譯爲「德」，「婆」爲「有」；合言之即爲「有德」。又「婆伽」另譯爲「分別」，「婆」爲「巧」，合之則爲「巧分別」。即巧分別諸法總相、別相，「婆伽」又譯爲「名聲」，「婆」爲「有」，合之則爲「有名聲」。又「婆伽」可譯爲「破」，「婆」爲「能」，合之則爲「能破」，即能破淫、怒、癡。佛具「有德」、「巧分別諸法總相別相」、「有名聲」、「能破淫怒癡」等積極意義，是爲最勝。他如轉輪聖王、釋梵、護世者等，無有及佛者，蓋轉輪聖王等仍與「結」相應，佛則已離「結」。轉輪聖王仍沒在生、老、病、死泥淖中，佛已得度，轉輪聖王爲恩愛奴僕，佛已永離。他如釋梵、護世者亦復如是。雖阿羅漢、辟支佛已破三毒，唯氣分不盡。如舍利弗有瞋恚餘習，難陀有淫欲餘習，畢陵伽婆有慢餘習，均不得稱爲「婆伽婆」。佛則餘習皆盡，雖諸天供養、散象名華、讚歎佛德、佛無喜色。佛食馬麥，亦無憂戚，天王獻食，百味俱足，不以爲悅。一心無二，得稱「婆伽婆」——即是世尊。

佛又名「阿羅訶」——「阿羅」譯爲「賊」，「訶」爲「殺」，合之爲「殺賊」。佛以忍爲鎧，精進爲鋼甲，持戒爲大馬，禪定爲良弓，智慧爲好箭，外破魔王軍，內滅煩惱賊，是名「阿羅訶」。又「阿」譯爲「不」，「羅訶」爲「生」，合之爲不生

。佛心種子，後世田中不生無明，糠脫故。又「阿羅訶」名「應受供養」，佛諸結使除盡，得一切智慧故，應受一切天地衆生供養。以是故，佛名「阿羅訶」。

佛又名「多陀阿伽陀」——譯爲「如來」，如法相解，如法相說，如諸佛安隱道來。佛亦如是，更不去至後有中，是故名「多陀阿伽陀」。

佛又名「三藐三佛陀」——「三藐」譯爲「正」，「三」爲「徧」，「佛」爲「知」，合之爲「正徧知一切法」，知苦如苦相，知集如集相，知滅如滅相，知道如道相。又知一切諸法實不壞相，不增不減。所謂不壞相，是心行處滅，言語道斷，過諸法如涅槃相不動。再者，一切十方諸世界名號，六道所攝衆生名號，衆生先世因緣，未來世生處，一切十方衆生心相；諸結使、諸善根、諸出要，如是等一切諸法悉知，故名「正徧知一切法」。

佛又名「鞞遮羅那三般那」——譯爲「明行足」、宿命、天眼、漏盡名爲三明。直知過去宿命事，是「明通」。知過去因緣行業，是名「明」。直知死此生彼，是名「通」。知行因緣，際會不失，是名「明」。直盡結使，不知更生不生，是名「通」。若知漏盡，更不復生，是名「明」。是三明，大阿羅漢、辟支佛所得，彼雖三明，明不滿足，佛悉滿足，是爲異。佛一念中生、住、滅時，諸結使分，生時如是、住時如是、滅時如是。苦忍法、苦法智中所斷結使，悉覺了知如是結使解脫，得爾所有爲解

脫，得爾所無爲解脫，乃至道比忍見諦十五心中。諸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覺知，時少疾故。如是過去衆生、因緣、漏盡，未來、現在亦如是。行名業、口業，唯佛身、口業具足，餘皆有失。是故名明行足。

佛又名「修伽陀」——「修」譯爲「好」，「伽陀」爲「去」，爲「說」，合之爲「好去好說」。好去者，於種種諸深三摩提，無量大智慧中去。佛一切智爲大車，八正道行入涅槃，是名「好去」。「好說」者，如諸法實相說，不著法愛說，觀弟子智慧力，方便而爲說法，如是人可度，是疾、是遲，是人應是處度，是人應說佈施，或說持戒，或說涅槃。是人應說五衆、十二因緣、四諦等諸法，則能入道。如是等種種知弟子智力而爲說法，是名「好說」。

佛又名「路迦德」——「路迦」譯爲「世」，「德」爲「知」，合之爲「知世間」。佛知二種世間，一衆生，二非衆生。及如實相知世間，世間因、世間滅、出世間道，所謂知世間，非如世俗知，亦非外道知。知世間無常故苦，苦故無我。知世間非有常、非無常。非有邊、非無邊，非去，非不去，如是相亦不著。清淨常不壞相如虛空。是名「知世間」。

佛又名「阿耨多羅」——譯爲「無上」。涅槃法無上，佛自知是涅槃，不從他聞。亦導衆生令至涅槃。諸法中涅槃無上，衆生中佛亦無上。佛持戒、禪定、智慧、教化衆生，一切無有與等者，何況能過，故言「無上」。又者「阿耨」譯爲「無」，「多羅」爲「答」。一切外道法，可答可破，非實清淨故，佛法不可答不可破，出一切語言道，亦實清淨故，以是故名「無答」。

佛又名「富樓沙曇貌婆羅提」——「富樓沙」譯爲「丈夫」，「曇貌」爲「可化」，「婆羅提」名爲「調御師」，合之爲「可化丈夫調御師」。佛以大慈大智故，有時軟美語，有時苦切語，有時雜語，以此調御可度衆生，令不失道。「調御師」有五種意義；初、父母兄弟親里。中、官法。下、師法。爲今世三種法治。後世、閻羅王治。佛以今世樂、後世樂及涅槃樂利益調御衆生，故名「師」。上四種法治人，不久畢壞，不能常實成就，佛

成人以三種道，常隨道不失，如火自相不捨乃至滅。佛令人得善法，亦如是至死不捨。以是故，佛名「可化丈夫調御師」。

佛又名「舍多提婆魔免舍喃」——「舍多」譯爲「教師」，「提婆」爲「天」，「魔免舍喃」爲「人」，合之爲「天人教師」。佛示導衆生，是應作，是不應作。是善是不善。衆生隨教行，不捨道法，得煩惱解脫報。是名「天人師」。人中結使薄，厭心易得，天中智慧利，以是故，二處易得道，餘道中不爾。言天，則攝一切天。言人，則攝一切地上生者。何以故，天上則天大，地上則人大。是故，說天，則天上盡攝。說人，則地上盡攝。人中，得受戒律儀，見諦道、思惟道及諸道果。天人中易得多得，以是故佛爲「天人師」。

佛又名「佛陀」——譯爲「知者」或「覺者」。知何等法？知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衆生數，非衆生數，有常、無常等一切法。菩提樹下，了了覺知，故名「佛陀」。摩醯首羅天、韋紐天、鳩摩羅天雖知一切法，但非一切智。是三天，愛之則欲令得一切願，惡之則欲令七世滅。佛不爾。爲菩薩時，若怨家賊來欲殺，尚自以身肉、頭目、髓腦而供養之，何況已成佛？佛不惜身時。以是故，獨佛應當受佛名字，應當歸命佛，以佛爲師，不應事天。佛有二事：一者、大功德神通力。二者、第一淨心，諸結使滅。諸天雖有福德神力，諸結使不滅故，心不清淨。心不清淨故，神力亦少。聲聞、辟支佛雖結使滅，心善清淨，福德薄故，力勢少。佛二法滿足，故勝一切人，知一切法，故名「知者」。

佛又名「阿娑摩沙摩」——譯爲「無等等」

佛又名「路迦那他」——譯爲「世尊」。

佛又名「波羅伽」——譯爲「度彼岸」。

佛又名「婆檀陀」——譯爲「大德」。

佛又名「尸梨伽那」——譯爲「厚德」。

如是種種，隨德立名，是以佛之名號亦多。

佛具一切智，能知一切法。所謂一切法，畧說有三種：一者、有爲法。二者、無爲法。三者、不可說法。此三者攝一切法。佛對一切法，用故說，不用故不說。有人請問故說，不請故不

說。如有人問十四難：「一、世界及我常。二、世界及我無常。三、世界及我亦有常亦無常。四、世界及我亦非有常亦非無常。五、世界及我有邊、無邊。六、亦有邊、亦無邊。七、亦非有邊、亦非無邊。八、死後有神去後世。九、無神去後世。十、亦有神去、亦無神去。十一、死後亦非有神去、亦非無神去後世。十二、是身是神。十三、是身非神。十四、身異神異？」此等事無實故不答。蓋諸法有常無此理，諸法斷亦無此理。以是故，佛不答。此十四難，邪見非實，佛常以真實，以是故，置不答。而置不答，是爲答。答有四種：一、決定答，如佛第一涅槃安隱。二、隱義答。三、反問答。四、置答。此十四難，佛以置答。若言：「無一切智人，有是言而無義。」是大妄語。實有一切智人，何以故？得十力、知處非處故，知因緣業報故，知禪定解脫故，知眾生根善惡故，知種種欲解故，知種種世間無量性故，知一切住處道故，先世行處憶念知故，天眼分明得故，知一切漏盡故，淨不淨分別知故，說一切世界中上法故，得甘露味故，得中道故，知一切法若有爲若無爲實相故，永離三界欲故，如是種種因緣故，是以，佛爲一切智人。

朝中措 市聲

呂偉東

沈沈永夜旅魂驚。待旦盼鷄鳴。市上惡聲四起，冥茫觸動心兵。

洋場十里，只逢牛鬼，不見神明。搔首問天無語，何時島國昇平。

踏莎行 客心

鳳鳥離巢，瀰天大霧。寄身江嶺無寧處。五坡亭圯客心驚，愁雲遮斷蓮峯路。

淨土香蓮，高巖綠樹。山中最合幽人住。朝朝念佛，菩提自得如來度。

（上接第7頁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貢獻）
兩者都能顯示出中國傳統那種重簡易、直接和實踐的性格。這些都是真正的從中國土壤成長出來的佛教，而非從印度移植過來的宗派。

另外，佛教的僧團組織在中國亦有改革。在唐代和宋代，由於寺院方面可以擁有土地及工商業財產，因此，僧人和寺院的地位就像地主和貴族一樣，對鄉村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力。再者，寺院一般是由地方政府組織支持的，他們常替政府主持各種宗教慶典，故亦可視爲國家安定的一種精神力量。這種關係是印度所沒有的。在中國，寺院要由政府管轄，目的就是限制僧人的數目，僧人出家須經政府考驗，合格後發給度牒，這也是中國佛教僧團的特色。

隨着歲月的流轉，菩薩的形象亦被中國化起來。著名的將來之佛——彌勒佛（Maitreya）被改稱做「布袋」和尚，以肥胖可親的樣子歡迎人們進廟禮佛。觀世音（Avalokiteśvara）菩薩轉爲女身，以浙江省海岸的普陀山爲道場，文殊師利（Mañjuśrī）菩薩則居山西省之五臺山。此外，印度之「窣堵坡」（Stupa）傳到中國後，演變爲多層矗立的「塔」，建於位置良佳之地，以祈家族安寧，而不必再像以前印度那樣只用作收藏佛陀的遺骨之所。最後，印度佛教所重視的出家遺世的精神，傳入中國，亦與中國傳統孝道結合，建塔修廟，往往是爲了紀念先人。由此可見，印度佛教移植到中國，經中國土壤培植，其印度色彩漸褪，終於對中國文化作出了最大的貢獻，這是其他宗教所無法比擬的。這就是爲什麼在傳入中國的各大宗教中，印度佛教成爲最有影響力的宗教的原因了。

① 譯者按：張子此語，見「正蒙·天道篇」，見下文爲「無一物而非仁」。然據原著者語意，似更近於程明道之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」或「渾然與物同體」。

② 本句原文作：“This mind intuitively and instantly knows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without depending upon external sources.”
可譯爲：本心當下即知善惡是非而不假外求。譯者認爲此已接近王陽明之良知義而非禪義，故畧復其意。